

浪漫主义时代

John Constable & William Turner

大师
M A S T E R · T H E F I N E A R T S

康斯泰勃 透纳

毛宁 著

云天碧海的滋养

拒绝二手的风景画

康斯泰勃之雪

浪漫主义的诗情

秘不示人的杰作

印象主义的先驱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浪漫主义时代

John Constable & William Turner

康斯泰勃 透纳

大师

MASTER · THE FINE ARTS

毛宁 著

美术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浪漫主义时代·康斯泰勃、透纳/毛宁著.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10

(大师·美术/张坚主编)

ISBN 7-81079-168-0

I. 浪… II. 毛… III. ①康斯泰勃, J. (1776—1837) —评传②透纳, J.M.W. (1775—1851) —评传 IV. K81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7290 号

出版发行：暨南大学出版社

丛书主编：张 坚

丛书主审：樊小明

策划编辑：陆祖康

地 址：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编辑部 (8620) 85226521 85228986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0602 (邮购)

传 真：(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510630

网 址：<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恒伟电脑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湛江日报社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4.5

版 次：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2 年 10 月第 1 次

印 数：1—5000 册

定 价：28.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发营销部联系调换)

卷首语

米开朗基罗、伦勃朗、鲁本斯、安格尔、莫奈、梵高……这些西方美术大师的名字今天在我国差不多已是家喻户晓了，然而，古典艺术的情怀却日渐变成一种奢侈。紧张、快捷的生活节奏使人们的文化生活更趋向一种快餐和直白的消费方式。在卡通、数字技术以及机械复制的强烈渗透下，人们似乎难以在心灵和情感的层面上与这些历史上的美术大师沟通，他们的名字或艺术已包含了太多的商业意味。拍卖会上不时传来的天文数字般的报价，在造就美术大师现代神话的同时，也杜绝了历史与现实对话的可能性。

事实上，大师也曾是些活生生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朋友、嗜好、生活习惯和个性气质，也有常人所难免的弱点甚至恶习。他们的艺术成就出类拔萃，但并不是每个大师都能在他的有生之年享受到成功的喜悦和荣耀。使他们流芳百世的因素相当复杂，有时，机遇和偶然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很多情况下，艺术家的生存状态和发展空间还取决于社会的宽容程度以及提供给他们的物质条件。

此丛书系列旨在展示一个林林总总的美术大师的世界。那些终生献身于艺术的大师们都有着一颗赤诚之心，在社会生活中，他们显出孩子般的天真和任性；崇尚精神的自由与想像的无羁，使他们常与世俗社会发生冲突，而大师们的内心世界较之常人又更为敏感和脆弱。伟大的艺术常常就是在这种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情感与理智无法调和的矛盾中孕育诞生的。丛书多层面地展现美术大师丰富多彩的艺术与人生，同时，也力图触及他们复杂的内心世界。

梦想、自由始终与严酷的训练、娴熟的技艺联系在一起，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持续冲突构成了艺术家生活的响亮音符，坎坷不平的经验孕育出了永恒的艺术财富。希望此丛书系列能够成为我们了解西方美术大师人生和艺术的桥梁，有助于抹去罩在他们头上的神秘光环。现在，就让我们打开书本去体验大师们的悲欢喜乐吧。也许在我们掩卷遐思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看世界的眼睛已多了一份清明和雅致。



目 录

动感的风景

- 乡村富商之子 4
- 义无反顾的选择 7
- 矢志不渝的爱情 10
- 幸运的时代宠儿 14
- “充满英国精神的绅士” 20
- 怪癖的元老级大师 21
- 画家的遗愿 23

云天碧海的滋养

- 云天碧海的滋养 24
- 永不静止的光影 25
- 姿态万千的天空 28
- 变幻莫测的大海 30
- “伟大风格”的时代 32

纯粹率真的自然

- 纯真的创作初衷 37
- 拒绝“二手的风景” 43
- 直面自然的灵感 45
- “康斯泰勃之雪” 59
- 遵从心灵的召唤 61
- “6英尺长”系列的努力 66
- 成熟多变的晚期风格 80

充满诗意的风景

- 早年的细腻画风 83
- 浪漫主义的诗情 92
- 光与色的赞歌 100
- 一生的“中心画” 115
- 秘不示人的杰作 116
- 游走于水彩与油画之间 122
- 变幻中的永恒 130

印象主义的先驱

- 强调写生 131
- 扬弃棕色调 131
- 伟大的先驱 132



动感的风景

在

早期的欧洲画坛上，英国绘画一直扮演着无足轻重的角色。然而，就在18世纪至19世纪的200年间，英国风景画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并对欧陆画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最令人心动的画面便出自两位享誉世界的大师康斯泰勃（John Constable, 1776—1837）和透纳（Joseph Mallord Willian Turner, 1775—1851）。他们在人才济济的英国风景画坛脱颖而出，将动感的风景永留人间。

乡村富商之子

1776年6月11日，戈定·康斯泰勃（Golding Constable）迎来了他的第四个孩子约翰·康斯泰勃（John Constable, 1776—1837）。这位父亲是英国沙福克



戈定·康斯泰勃（康斯泰勃的父亲）



安·康斯泰勃（康斯泰勃的母亲）



康斯泰勃年轻时的自画像

郡东贝哥特村的富商，在村中建了一栋坚实的房子，在平津和戴德罕（Dedham）各拥有一座磨坊，同时还经营着舟船和马车运输，生意相当兴隆。由于长兄患有精神疾病，戈定很早便把继承家业的希望寄托在约翰身上。然而，约翰却出人意料地成为一名画家，一位世界级的大师。东贝哥特的村民也一定不会料到，他们每天经过的乡间村道竟被搬上了画面，而且流传至今，依然令世人心醉。

康斯泰勃7岁时就进入寄宿学校就读，学校离家15英里。接着又进入列文汉的一所学校，但该校的校长经常对学生进行体罚。最后，他被送往戴德汉的文法学校，在格林伍德博士的门下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康斯泰勃每日步行去学校。《玉米田》中的林荫小道，就是康斯泰勃每天上学都会路过的地方。清晨的阳光撒满大地，花草树木散发着清新的气息，俯在溪边喝水的孩童，以及小径中央翘首的小狗，都是画家童年生活的美好记忆。

将康斯泰勃引上艺术之路的，不是大师作品的熏染，也不是某位画家的影



康斯泰勃《康斯泰勃在东贝哥特的住宅》(1811年前后)。这里充满了康斯泰勃对童年的回忆和对家乡的情感。



John Constable & William Turner

康斯泰勃与透纳



康斯泰勃《玉米田》，1826年

响，而是家乡史铎河谷的风景。在那里，他度过了快乐无忧的童年，也深深地爱上了那里的风景。那里的一草一木、小径溪流，就像一粒粒艺术的种子，散播在康斯泰勃幼小的心中。



康斯泰勃《东贝哥特附近的小径：一名休息的男子》，1809年

或许是受着童年回忆的驱使，康斯泰勃一气呵成地完成了《玉米田》这幅画，正如他自己描述的那样：“我满脑子都充塞着绘画的事……没有想过任何人，也无法与人交谈。就和一位友人身处滑铁卢战场时一样，连左顾右盼的勇气都没有，只有往前冲，只想到自己的事而已”。

义无反顾的选择

康斯泰勃17岁时开始帮父亲打理生意。他曾打算为教会工作，但对艺术的向往使他作出了最终的选择。



康斯泰勃起初在东贝哥特和戴德罕一带写生，后来为了扩大绘画题材，又前往诺福克（Norfolk）一带旅行。1794年，他得到乔治·波蒙特爵士的赏识和帮助，从而坚定了以绘画为职业的决心。在当时欧洲，以绘画谋生还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尤其是风景画远不及历史画和圣经题材的画受欢迎。康斯泰勃的决定吓坏了他的父母。母亲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约翰，我多么希望你能多赚点钱，到时候你就会明白的！”直到1799年，康斯泰勃获得皇家艺术学院美术学校的入学资格，父亲才同意了儿子的选择，并将家业转给弟弟继承。



乔治·波蒙特爵士

乔治·波蒙特爵士（Sir George Beaumont, 1753-1827年）：艺术品收藏家、鉴赏家兼业余画家。他十分赞赏康斯泰勃的才情，并让康斯泰勃观赏了他收藏的大量优秀画作。克劳德·洛兰的《海嘉与天使》是他最得意的藏品之一。在大师作品极少公开展出的年代，他的收藏令康斯泰勃受益匪浅。波蒙特在世时长年资助康斯泰勃，而康斯泰勃《纪念碑》一画，正是为了向去世的波蒙特致敬。



在美术学校里，他画了大量的人体素描，也学到了解剖的知识，但最感兴趣的还是风景。他整日痴迷于临摹古代大师的风景画作品，眼界和技巧都有了极大的提高。

尽管没有较高的地位、稳定的收入，康斯泰勃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风景绘画。在父亲看来，“（我的儿子）是在追求幻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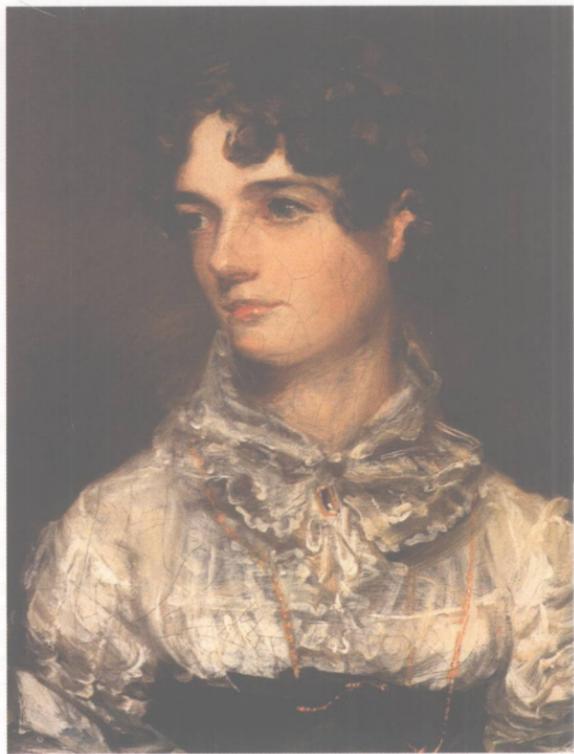


矢志不渝的爱情

康斯泰勃与透纳

John Constable & William Turner

康斯泰勃与牧师的孙女玛丽亚·比克奈，为世人演绎了一幕动人的爱情故事。玛丽亚比康斯泰勃小12岁，两人在1809年的一次邂逅中产生了爱情。但是，出于门第的考虑和对康斯泰勃前途的担忧，玛丽亚的家人竭力反对他们的交往。康斯泰勃的父亲也认为这场婚姻很不现实，且规劝他说：“你现在一个人，日子都过得这么拮据，房租加上各种开销，所赚的钱根本就入不敷出”。



康斯泰勃《玛丽亚·比克奈肖像》，1816年

然而，康斯泰勃对玛丽亚的爱情并没有因此改变。玛丽亚两次迁居，康斯泰勃都紧随而至。两人秘密约会，书信来往。由于玛丽亚家人的干涉，两人如牛郎织女。这时期康斯泰勃的创作也如他的心情一样色调灰暗，充满了忧郁和凄凉。



康斯泰勃《东贝哥特教堂》。玛丽亚·比克奈的祖父——鲁德博士，就是这个教区的牧师。康斯泰勃的这幅画表达了对家乡风景的依恋，也寄托了甜美的初恋情怀。



1815年至1816年间，康斯泰勃的父母相继去世，他因此得到一笔数额可观的遗产，与玛丽亚的婚事也因此有了转机。1816年10月，在好友约翰·费雪牧师的主持下，康斯泰勃与玛丽亚终于在伦敦圣马丁佛罗伦萨教堂举行了婚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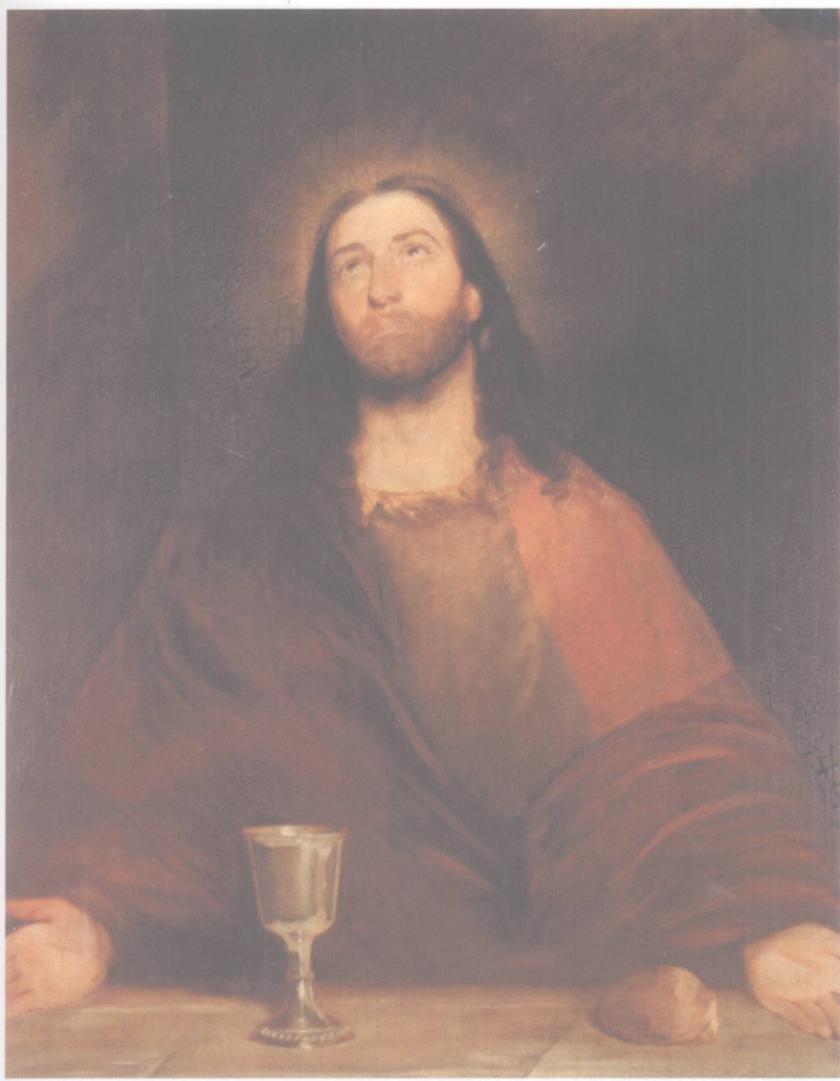
他们婚后的生活幸福美满，12年间共生下7个孩子。康斯泰勃的绘画也渐入佳境，很快达到了顶峰。1818年，他被任命为艺术共济会的会长，又于次年获选皇家艺术院的预备会员。《造船》（1815年）、《白马》（1819年）和《干草车》（1821年）等优秀作品都在这期间产生。

饱尝离别之苦的康斯泰勃，曾在给玛丽亚的信中深情地写道：“我一定要为你画一幅肖像，无论有多么不如意，只要一看到它，我就能从烦扰中平静下来。每天清晨醒来和晚上临睡前，我都要先见到你。”康斯泰勃一直很反感进行肖像画的创作，直到为妻子绘制了几幅肖像画之后，才逐渐改变了看法。特别是在爱妻过世后，这些画给他带来的慰藉令他体会到：“一幅肖像画所能带来的真实喜悦，是我不曾料到的”。

就在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又蒙上了新的阴影。1824



康斯泰勃《詹姆斯·费雪肖像》（1817年）。费雪是康斯泰勃的好友，威茅斯奥斯明敦教区的牧师。



康斯泰勃《谢祷圣餐的基督》(1810年)。早年的康斯泰勃尽管更喜欢风景创作，却不得不以宗教画和肖像画来维持生计。有趣的是，另一张宗教题材的《祝福孩子们的基督》，恰巧是由东贝哥特教区的牧师，也就是后来最反对他与自己孙女玛丽亚·比克奈交往的鲁德博士向他订购的。不知是何原因，康斯泰勃没有拿到应得的稿酬，从此之后，他便没再接受过这类题材的委托。



年，《干草车》等画在法国画坛引起了轰动。然而，本应喜悦万分的康斯泰勃，却因妻子玛丽亚的病情而焦虑不安。据说，玛丽亚患的是肺结核，这在当时还是一种不治之症。康斯泰勃放弃前往巴黎的邀请，陪同妻子到南方的海滨城市布莱顿调养。但玛丽亚孱弱的身体还是每况愈下，并于1828年深秋离开了人间。

就在妻子辞世的第二年，53岁的康斯泰勃终于正式获选美术院院士。面对这个他期盼已久的荣誉，他伤心地说：“太迟了！”悲痛的康斯泰勃以埋头工作来摆脱贫愁，作品中不时透露出抑郁的情怀。他描绘记忆中的美景，从中寻找慰藉。在他看来，对这些风景的回忆“有一种恢复的能力”，能使“心灵得到滋养和无形的康复”。

晚年的康斯泰勃双手患有风湿，最后连身体都无法自如行动。1837年3月31日的夜晚，为艺术奋斗了一生的康斯泰勃因心脏病发作而与世长辞，安葬在妻子玛丽亚的旁边。

幸运的时代宠儿

英国约瑟夫·马洛·威廉·透纳（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1775年4月23日出生于英国伦敦，是市中心一间理发店主的儿子。与乡村长大的康斯泰勃不同，透纳的童年时光多半在城市中度过，只是偶尔到南部的亲戚家小住一段时间。理发店附近的泰晤士河，成为他日后创作的一大主题。透纳的母亲患有精神性疾病，1800年被送往别兹列赫姆精神病院治疗，之后又移至伦敦北部的一家疗养院，直到1804年过世。